

{字號(8)網上談繁簡文席謀} 5/21/1998

某友知我對中文繁簡字論證有興趣。用電子郵件傳來一篇不久前 <華夏文摘> 網絡中取出的文章。題目為<橫排右書與簡體字的優越>。作者筆名"華優"，文末說明為哈佛大學中國留學生。筆者自網絡將該文拷貝。文字略加修飾，未失原意，然後打印整理，文末加以評述，成為本文。按：<華夏文摘>(CHINA NEWS DIGEST,簡作CND,網址:HTTP//WWW.CND.ORG)原文登載於4/24/1998 CND 369期。

{字號(7)原文引述:}

漢字書寫格式自古為:豎排，字體左書,自上至下，逐行從右向左推移。中國的古書都是裝訂在右方.翻閱時，方塊字從上到下，行次向左進行。這種格式違反人類一般順序意識常規。人類大腦構造和行為習慣使絕大多數人用右手從事操作。讀寫從上至下，從左至右，是來自人類生理與心理的一般順序規則。與此相違則形成困難。中國傳統的書寫是用毛筆蘸墨，而人們寫字大都用右手。左書左移難免於手臂覆壓寫過的字跡。如果墨跡未乾，手臂書寫時必須抬起，以免塗抹字跡。不然，就必須放下筆，等待墨跡乾後再寫。可以想像，如果書寫一篇長文，手臂大約要酸痛好幾天。不然，一篇一小時能書寫完的字卷，大約要拖上三小時。我們不禁要問，古人為什麼會採用這種違反常規常理的書寫方式呢？(按:阿拉伯文由右向左書寫，也為一例外)

我們知道古人寫字，最初有一時期是用燒紅的鐵錐將字跡烙在竹簡上。橫向右書的操作，持簡的一隻手則容易被灼傷。左手按住竹簡的底端，右手從上至下燒刻，則比較安全。將燒刻好的竹簡頭朝左，尾朝右安放好，從上至下排列整齊，用麻繩編順，捆成一卷，這便是古人稱的一卷書簡。打開後，書上的字寫便是從上至下，而竹簡的排列則是從右向左。因此，豎書左排，是我們的先民為了刻寫與裝訂的方便，而自然形成的規範。

等到人們發明了書寫的新材料紙筆墨，這套來自竹書的豎排左書的書寫格式沿襲了下來。因為上面說過的原因，竹書的書寫方式不適合紙筆墨書寫。很奇怪，為什麼當時人寧願忍受彘扭，硬是沒有想到做一些更新。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價值崇尚沿襲古法，而不主張標新立異的緣故。這書寫格式是老祖宗的發明，非萬不得已不能更動。於是中國人就這麼彘扭了逾兩千年。可見一個文化的價值取向，對於人們的束縛禁錮是多麼強有力。如果人們從開始用紙墨，就改為橫排右書，這對讀書人是多麼便捷省事！

近代中國向西方世界開放，引起傳統文化巨大變遷。白話文學的倡行，彌補了人們口語與文字敘述間的鴻溝。它為人們接受新詞彙，新概念。為人們表達細膩繁複的感情與思想而架設了橋樑。可以這樣說，如果沒有白話文的提倡實行，就沒有中國近現代的浪漫文學。浪漫文學給中國人的感情與生活帶來巨大變化，罄竹難書。換句話說，新思想，新概念，新感情方式；需要新而適當的運載表達工具。就好像人長大了，要更換新的衣服鞋子一樣。如果不更換，就得傷殘肢體，和“削足適履”。砍削內容硬去遷就舊形式，是非常愚蠢的做法。

令人發笑的是，近幾十年，臺港報刊廣告業採取了一種中西合璧的做法。受西方影響將漢字橫排，排列順序卻沿襲老舊從右向左。傳統左書的彘扭由于豎排而得以緩和。而今橫排左書，則取消了緩衝而凸顯彘扭。還有更為可笑的一種排版方式，如果題目附有英文標題，則漢文橫排從右向左，英文橫排從左向右。我們在臺港印刷品，大到《世界日報》，《中央日報》等重要的報刊雜誌。小到郵票、信封、廣告，其中經常發現這種可笑而彘扭的排字方式。左右開對頭車。如果題目中間出現英文，就更不堪入目。橫排的數字，不知往那方向唸是好。一行題目兩個走向，搞得人暈頭轉向。好像街道上的車輛亂開，隨時都可能出現車禍。這種排版方式，不但給人們感覺上帶來扭曲，而且為閱讀增加許多混淆與不便。

事實上，臺港社會本身也早已經意識到傳統書寫格式的彘腳與反常。我在美國，經常聽到來自台灣的學生的抱怨：即使是用現代書寫工具如鋼筆，豎排左書還是多有不便。書寫時常常塗抹字跡，需要用墊紙來輔助。書寫既慢又彘扭。日前台灣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前沿雜誌，如《新史學》，《歐美研究》，甚至《漢學研究》這樣傾向傳統的雜誌，都改用了橫排右書。這不但為引用英文帶來許多便利，也使閱讀來得方便順眼，閱讀便利。增進閱讀速度，從而使人們更好的理解文章內容。筆者按：台灣中央研究院出版的《文史季刊》也已是橫排右書。

那麼，台灣社會為什麼死抱住豎排左書不放呢？部份原因來自崇尚傳統的習俗。這種書寫格式既然來自祖宗的遺產，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一部份，自應善加保護。另一原因則是政治鬥爭的需要。橫排右書是大陸中國政府在文化事業上所做的一項重要改革，被台灣當局罵作“破壞傳統文化”。如果大陸政府的合法性在於“革命”和“變革”，台灣當局則以保護傳統，維護東方文化的獨特性自居。大陸當局作為一個“破壞中國文化”的政府，當然不是合法的存在。書寫格式與字體上的紛爭，不過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。台灣社會的書寫就這麼繼續彘扭了已半個世紀！兩個政府之間的頂牛，給人民帶來多少麻煩和不便！

作為來自大陸的中國人，我們深感橫排右書和簡體字的便捷順手，這是大陸政府在文化事業上所做的一件好事情。有人認為，大陸學界在理論與抽象思維方面比起台灣學界要領先。筆者以為這種抽象思維與繁複論辯的習俗，某種程度上，正是因為書寫格式上的變革為學者們帶來的方便。它使得讀書人在書寫與閱讀上節省許多精力和時間，並把這些節省下來的時間精力用于深入、細密、繁複的思辯。正如近代社會的工業化為人類帶來的巨大變革，機器代替手工，使人類生產變得省時省力。人們便有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入于文化事業，從事比較高雅的藝術活動。探索人類快樂與幸福的相關事宜，從而大大的改善了人類的生活質量。今天的的回力運動鞋，使人們登山，越野，遠足，都感到異常輕便爽快。如果還是過去の木屐，行走就非常緩慢困難。同樣道理，文字與書寫形式不過是人類記錄與表達的工具。這種工具越是簡便易行，越是順合人類的生理心理習慣便越好。

臺港經濟繁榮使大陸把“台灣經驗”奉為瑰寶。但單單致富上的成功並不證明一切都是好的。保護傳統也並不意味“要保留那些落後彘腳的習慣。如果硬是要讓人們再回到蓄髮束髮，長袍馬褂的時代，女人把腳再纏裹起來，那不是可笑

的事情嗎？ 社會需要更新，文化需要變革。墨守成規，削足適履，並不是保護傳統，而是殘害新生。我們希望看到，台灣香港的出版界不久將版式全部改為橫排右書，並逐漸向簡體字邁進，以適應現代生活的需要。而歷史考古等刊物可以適當保留運用繁體字，以適應學科本身的需要。這樣，中國的文體就可以與世界通用的文體相一致，大陸與港臺的文體也可以避免相謬衝突，中國人的閱讀活動將會大大的促進。中國人的思維深度也將大大的改觀。

{字號(7)筆者意見：}

一。 上面華優的文章主要說明： 1。簡體字和白話文既新而且好。 2。敦促台港將文書編排方式改而採用世界通用的橫排右書方式。全文析理深刻，文體誠懇而活潑。甚具說服力。文中提及古代曾用燒紅的錐子來刻竹簡，對筆者倒是很新鮮。不知所言是否有根據。文中言簡體字的優越，但也認為繁體字尚有存在空間。

二。 華優文中所言白話文的觀點，與台港人士看法不盡相同。關鍵在於各地所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的多少有異。五四前後，胡適及魯迅等多人在他們在提倡白話文時，要大家摒棄文言及語文中的典故和辭藻。不唸古書，將線裝書扔進毛坑。魯迅還極力主張廢除方塊漢字，代之以漢字拉丁化。中共建國後文化政策遵照這主張行事。祇差一點點沒有將方塊字廢掉。台灣則基本上由國府沿襲在大陸時較保守的教育政策，加上部份反共意識和時代內涵。香港在回歸前有一長時期為大陸知識份子(包括不少知名學者)避秦之所。學術方面比大陸和台灣更自由，能將自己認為珍貴的傳統學術傳授給當地學子。兩岸三地在這種教育不同情況下達半世紀之久，產生了文化上的顯然差異。目前三地知識份子，由於文化背景之不同，見仁見智當然有異。對於白話時文，華優肯定其為新思想和新文學的載具。他人卻聯想為“粗鄙不文”。 但即使是如此，也決不能歸咎於簡體字。

而是由於落實五四“新文化運動”與爾後之“文革”時教育真空所致。 希望這種差異，將因資訊的發達和時間的延伸而縮小，或變為互補。

三。 華優文中沒有提到漢字拼音和注音的取捨問題。注音符號自民國初年創始以來，特別是在台灣推行國語教育發揮重大效益。現在因它需要兼負電腦中文打字中文輸入的責任，這綜合功能遠不如大陸發展拼音系統的優越。我個人認為目前注音符號應是“功成身退”的時候了。台灣一般成年人所用漢字輸入軟體，為中央研究院所開發之漢字拼音方式。拼音系統與大陸所用者相同。小學因未學英文，用電腦者一律沿仍在用注音符號鍵盤輸入。包括李遠哲在內之多數有識之士認為小學應該學英文字母，改用拼音方式，取代舊有注音符號。使與英文字母鍵盤一致，避免幼童腦力浪費，和兩種不同系統的干擾。因海外華校教材多由台灣供應，這種貽誤遠及海外。

四。 關於政治意識，有人評論兩岸“書不同文，車不同軌”講什麼統一。 筆者認為兩岸決不能算是“書不同文”。兩岸不可能也不必通火車，同不同軌有何關係。 我希望台灣當局趕快發動確立：“橫排右向書寫”，“拼音取代注音”，“繁簡雙制相容”，“與大陸研商電腦時代中國文字之改進”等事項。 不要等待民進黨執政後行此來居大功。“天佑中國”，電腦的進步消除了漢字運用上的若干基

本缺點。同時彌補了繁簡字的鴻溝。希望大家能攜手合作，共創造新世紀中華文化。

---

This Webpage is created using [NJStar Chinese Word Processor v4.x 南極星中文處理系統 第四版](#).

---